

第二个白求恩：哈励逊医生

何明星

之所以将哈励逊称为“第二个白求恩”，除了哈励逊也是加拿大人之外，他还与白求恩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与白求恩不同的是，哈励逊来到中国，完全是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进行的战后救助工作。

联合国救济总署，是二战即将胜利之际，在1943年由44个同盟国成立的、第一个以联合国名义实质运作的机构，中国也在其中。其主要职责是救助饱受战争灾难、流亡在异国他乡的同盟国人民。联总在中国的战后救济活动，主要分为救济与善后两大部分，是通过与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救济总会合作进行的，并按照1943年联总大会总决议条款精神，即凡联总所属物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将根据该地人口的相对需要公平地分配或分发，不得因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所歧视”。

据上述条款，联总派出代表，进入山东、察北、冀热和苏北解放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山东、察北、冀热和苏北解放区，主要缺乏医药，民众并不缺粮，如山东的临朐、太和等地流行恶性疟疾、脑膜炎和热病，而国民党控制的长江流域普遍缺乏粮食供应。经过多方协调，联总在资助解放区的物资中安排了不少药品。据统计，联总直接援助解放区的各类物资超过10万吨，价值1000多万美元。来自加拿大的哈励逊就是负责将药品运抵解放区的联总医务官之一。

哈励逊的全称是铁尔生·莱弗·哈励逊，1881年1月5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铁尔森堡镇，与白求恩是同省人，但比白求恩年长9岁。他的祖父是安大略省的银行家，外祖父是安大略省铁尔森堡镇的创始人之子。少年时代家庭生活环境优美，但他拥有一个不安于现状、永远挑战未知世界的灵魂。他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即离开家乡，先后以随军医生身



一九四六，年哈励逊与叶剑英、黄华、马海德等人在北平军调处合影。后排左三为哈励逊。

份参加美西战争，此后辗转世界各地，最后到达香港、上海，在此期间曾经参加中国红十字会。1946年1月参加联总在中国的战后救济工作。

1946年4月，哈励逊受联总之命赴北平筹备医药物资，并结识了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叶剑英、黄华等人。这年夏天，他负责押送280箱医药用品从北平启程，奔赴邯郸解放区。这一路尽管艰苦，但还是在9月9日安全抵达了邯郸，受到了当时晋察冀解放区的领导人邓小平、薄一波、杨秀峰等人的接见。

1946年12月4日，哈励逊再次受联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等单位的委托，开始了第二次往解放区押送药品的行程，这次押送40吨医药器械和20吨纺织品，共有3个车皮，从上海运抵邯郸。但这一次路途却是异常艰难，原因是国共内战在即，哈励逊途经的地区包括南京、徐州，多是国民党军队所控制的战区，在各种阻挠、刁难之下，本来只有3天的行程，一直拖延了14天，直到1月19日才抵达开封。就是在

这次押送途中，哈励逊不幸身染重病，1947年1月10日病逝于山东张秋镇。

1947年2月15日的《密勒氏报》，全文刊登了哈励逊生前对这一押送历程的记载：“在南京郊区的火车站的侧线上，莫名其妙地停留了四天”，“我们于10日早晨3时赶到徐州，在离车站一英里的侧线上又等了四天”，“我们于凌晨1点离开徐州，开出后在第一个车站停下，停在侧线上”，“被火车头抛弃了”。整个路途上，哈励逊除了不停地发电报、协调车站等工作之外，还要照看所押送的物资不被沿途饥民、流氓偷窃。隆冬时节中国北方野外的严寒以及路途延长后食品缺乏带来的饥饿，使哈励逊不幸身染重病。哈励逊在笔记中写到：“偷窃日日夜夜都在发生。我的一床毯子、鞋子、衬衣在睡觉时被偷了，最后帆布网球鞋也被偷了。我们的脸和手都冻肿了，裂了……有一只大脚趾已经变黑了，几乎不能走路，非常疼”，“这儿根本没有饮用水，只能煮沟里的水喝。这里的水又臭又脏，因为这条沟同时也是

公共厕所……我没有食品配给，全靠到各个车站上买食品，但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1947年2月7日，联总、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共同在上海举行了哈励逊逝世周年纪念仪式，宋庆龄出席纪念大会。解放区救济总会驻沪代表在会上宣布，为了纪念哈励逊医生，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邯郸国际和平医院更名为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这所医院，几经辗转，今天坐落在河北衡水，是当地唯一的三甲医院。在河南开封，有“夏里逊（即哈励逊）小学”。1988年，邓小平为纪念哈励逊专门题词。哈励逊半身雕像坐落在今天的上海妇幼保健站的院内。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出席了河北、河南、上海三地与加拿大共同举办的纪念仪式。

迄今为止，哈励逊医生的事迹一直被河北、河南和上海等地的人民传颂着。坐落在衡水的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还保存着70年前哈励逊费尽心辛万苦送来的折叠式手术台、盲肠镜等医疗器械。这在1946年的中国，是比黄金还珍贵的东西，它凝聚着哈励逊医生用生命的代价所践行人道主义精神，它超越了民族、政治、国别的界限。正如联总驻中国负责人在纪念哈励逊医生的追悼会上所谈到的，“联总有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以证明世界各国为人类的福利事业和建造一个和平世界，能够共同有效地工作”。

2015年博鳌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基于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对各种挑战而提出的新的世界秩序观。而联总医生哈励逊的事迹，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在70年前的最好实践。在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人类尚且可以携起手来，超越种族、文化、制度的不同，互相理解，形成共识，那么历经半个多世纪和平发展的世界各国人民，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团结起来，共同建设一个和平、安宁的21世纪。

□散文

记忆中有一簇蓝色小花

叶廷滨



前些日子在天坛公园散步。妻子说，林子里的蓝色小野花今年还没有看到。我说，可能时间没到，时候到了会开的。没过几天，我俩再去天坛，走到公园南边的松柏林，一簇簇的小蓝花铺满树间的地面上。乱花渐欲迷人眼，此时的松柏林一扫老天坛那沧桑扑面的老迈，像是童话戏的舞台刚刚拉开大幕，耳边仿佛听到孩子们的欢笑。

花草是有记忆的，记得季节的变化。虽说花草的生命很短，从春到秋，但它们把春秋一世的记忆藏进了种子，一代又一代传下去。花草就这样记住了时间。

比花草记忆更长的是树。树是多生年的植物。树的生命记忆不仅有春有秋，还有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春天发芽，秋天结果，然后脱下满树的黄叶，这记忆能让我们看到。我们没看到的记忆是树干里的年轮，植物学家看到这一圈圈的木纹，就知道，哪年风调雨顺，哪年遇涝逢旱。

树的年轮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并不只属于人类，年轮就是树木写下的历史。这让人们们对树龄久长的树木充满了敬意。汉柏、唐槐、清柳……都曾与我们的历史并列，进入我们的生活。

多年以来，四处游走，我看过不少的名胜古迹。看得多了，也就发现所谓名胜，许多名不副实，没那么久远的历史，却自称历经沧桑。在这些真假难辨的公案里，最可靠的证言，出自那些无言的老树。建筑外所植的树有百年，那么此建筑可能有百年。树有千岁，那么此寺庙极有可能也有千年历史，哪怕兵火劫，重建翻修，房子是新的，但院子是老的。精心养护的千年古树，是无法抹去的记忆。我曾写过一篇《老庙》的文字，记下我在一所老庙读初中的经历。四十年后，我重返那所老庙。老庙香火旺盛，也大兴土木扩建寺院。寺庙的主持比我年轻，却已是这寺庙资历最长的长者，他带我参观了整座大庙，几座佛塔和佛堂都由他亲自设计督建。没有变化的，只是寺庙里生长了数百年的古柏和寺庙门挂的寺名。我笑着对主持法师说：这树比我们资格都老，他是这庙的活菩萨。

我建立起来的这个观点“古树是记忆历史的活菩萨”，近几年受到冲击。在现代化技术越来越强大的“造景”活动中，在假古迹的景区里，栽种着从大山深处移植来的古树。有的老树水土不服，奄奄一息，移植者便在树干挂上各种输液瓶，让人想起那些在特护病房里的老人。看来，保留历史的记忆，只能依靠比树木更长寿的书籍以及刻印在书籍和其它载体上的文字和图画，这一切，我们称为历史。

历史不光是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那些书，历史还以非常生动的方式时刻提醒和引领人们。记得在以色列访问，一本《圣经》差不多可以成为名胜古迹的导游书。《圣经》中记：“耶稣离开加利利的拿撒勒，在约旦河接受了约翰的洗礼。”耶稣受洗处，今天仍是最著名的观光胜地。耶稣受洗处的小平台上，一位神父，领着十多名穿着白色浴袍的信徒站在平台上念诵《圣经》。从小平台可以直接走进约旦河，河里有穿着浴袍的信徒泡在水里。在耶稣当年受洗的地方，接受洗礼，对信众而言是幸福的事，信徒的虔诚和喜悦让这里有另一种风光。另外，记得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参观了卫国战争纪念馆。进入宏大的纪念馆有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两侧依墙而立高高的书柜，成列排放着巨大书册。解说员说，这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2300万俄罗斯人的名册。他抽出了其中的一册，向我们说明，逝者姓名、出生地、死亡时间及地点，都详尽地做了记录。2300万受难者的姓名，就在这里排成了一座不可遗忘的战争记忆之墙。

当然，文字和书籍有时也会发生差错，会引起历史的部分失忆。前年去襄阳和南阳，当地人都说“隆中对”是发生在自己这块土地上。去年到了丰县和沛县，当地人也都说刘邦是自己的家乡。文字记载简略欠详，大自然改变地貌风物，诸多原因都会产生记忆偏移。那么，文字和书籍会忠实地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呢？不久前再访济南，发现与我20多年前看到的济南已经面目迥异了。大明湖还叫大明湖，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已被高楼和高速路压缩成保留盆景。在大明湖新建的仿古高楼上，看到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虽是一幅复制画，临近欣赏，心中仍豁然开朗。是啊，那些神奇的文字，那些优美的书画，还有那些生动的音乐，都是我们的精神记忆。岁月会远逝，生活会改变，然而这些有生命的文字、书画和音乐，却保留下前人的记忆。这些记忆是生命的气息，情感的温暖，还有前任留下的梦境……

丝绸之路的光明礼赞

常建《塞下曲》赏析

周笃文

玉帛朝回望帝乡，
乌孙归去不称王。
天涯静处无征战，
兵气销为日月光。

这首被沈德潜赞为“句亦吐光”的边塞诗是常建的极享盛名的杰作。常建，长安人，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其诗风高健奇警。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将其置于卷首，谓其诗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

常建的这首《塞下曲》其实是首咏史诗。写的是八百年前发生在汉武帝到汉宣帝间的一段和亲的历史。他以雄健的笔力、崇高的理想为我们描绘出两千年前丝绸之路的和平昌盛、光明幸福的历史图景。主旨之正大，境界之高远，笔墨之凝练，影响之深远，堪称横绝千古之作。

“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是写乌孙到长安献马入朝，向汉武帝请求“愿得尚公主，为昆弟”。“执玉帛以朝天子”是一种和平归顺的表示。一个“望”字，笔重情深，说明乌孙对朝廷的眷恋与向往。“不称王”，不与汉朝争霸之意。正是这种战略决策，保证了从长安到九千里外的乌孙（现伊犁河流域）得以实现持久的安宁，让和平的日月之光普照大地。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更是雄健入神之极笔。一个“静”字下得尤为有力。玉门关外的茫茫大野，曾是积骸成阵的兵争要冲，如今却长享宁静和平。“兵气”，犹言战象，字新而意陈，不但扣定“销”字，直贯句末，且与“静处”挽合，将上文做足。愈唱愈高，真有拿云的气概。

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背后，真正的主人公竟是两位美慧的女性——刘解忧及其侍女冯嫫。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武帝以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封为汉家公主，下嫁乌孙昆莫（王）军须靡为夫

人，后又从胡俗，再嫁肥王、狂王，生了四男二女。侍者冯嫫亦嫁乌孙右大将军。二人皆深明大略，敢于作为，对稳定乌孙及西域政局、巩固与汉朝联盟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三子代孙四人相继出任乌孙大昆弥（王）。特别是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在公主建议下，乌孙配合汉廷赵充国、辛武贤等五路将军，以五万精兵，痛击匈奴，擒获单于父行及以下三万九千余人，虏马牛羊驼七十多万，使匈奴一蹶不振，一举改写了历史。甘露三年（前53年），年届七十的解忧公主以老病请求回归故国，得到宣帝批准。以公主礼仪，安居长安，厚享尊荣，为汉家和亲政策划上圆满句号。直到元寿二年（前1年）乌孙与匈奴单于同时入朝。其大昆弥伊秩靡，仍是解忧公主的嫡孙。刘解忧“和亲乌孙”保障了西域的安宁长达百年之久，其功至伟。

公主死后，定居长安的冯嫫夫人，还受宣帝派遣，锦车持节，巡视西域诸国，继续作贡献。解忧公主与冯夫人不愧为历史上第一批杰出的女政治家与外交家。

在这条闻名天下的丝绸之路之上，时有惊人的文物发现。1995年在尼雅遗址出土的蜀绣护膊，五彩颜色，精美绝伦，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大字。据《汉书·赵充国·辛武贤传》记载：“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征乌孙”之语。征乌孙，即指与乌孙同征匈奴。由此可知这件蜀绣护膊是破羌将军的遗物，可为乌孙丝绸之路添一绝佳之物证。

（作者周笃文为诗词专家，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周大新小说《曲终人在》：

直面现实的力作

雷 达

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曲终人在》以“拟纪实”的手法，通过20多篇采访记录将作者的忧思传递给读者，通过这些互相矛盾又互相佐证的记录，尽可能地还原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作者以政治的视角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表达了作者的政治情怀。

作品关注腐败问题，没有回避现实中的矛盾，而是直面矛盾，深入思考，追求人物的饱满真实。其中有大视野，充满了忧患意识，与官场小说有所不同。官场小说的路子比较固定，比如写当官的技巧、黑幕、内幕等等，有的写得很生动，也很真实，但跳不出来。《曲终人在》视点比较高，对政治文化、政治生态特别是官场的生存现状，包括人们目前的信仰、人的生存环境等等都有所思考，也写出了中国官员的隐痛。

作者采访了26个对象，体现了非常强烈的

现实感，不怕与现实贴得太近，也不怕别人认为这不是文学，甚至希望人们把它当作新闻，但是作品超越新闻，比新闻要深。现在新闻提供给文学很多资源，一个作家可以很快就能从中获得一部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周大新恰恰相反，他运用了新闻手法，但超越新闻，写出新闻没写出来的东西，比如这个人的心路历程，中国官场为什么会这样，其中有文化方面的挖掘，所以这部作品比新闻要深刻得多。

作品主要刻画的人物来自底层，他为改变家庭命运而奋斗，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地位，成为一个精英的管理者。塑造这么一个经历很复杂的人物，作者政治见解和对政治文化的看法，非常巧妙地集合在一个人身上，融入了一种理性的东西。

这部作品超越了纪实新闻性，也超越了一般官场小说的写作，因此才成为力作。

西出阳关

李永才

秋雨，是汉朝一只巨大的酒杯
桦风沐雨，残血中的胡杨
不及修饰，就醉倒在一匹清冷的月光里
像身披黑衣的御林军将领
那张忧伤的脸
在风沙中流动，浮沉，踉踉跄跄
仿佛在暗示：黄昏与随之而来的夜晚

一封帝王加急的云书
比一只银狐的出没，更难以隐匿
公元前138年，一位名叫张骞的使者
西出阳关，策马行走云帆
披荆斩棘，坎坷起伏的流水
像滔滔黄沙的誓言，被西北风吹越凉
去西域，胡笳累积阴山
大月氏的良田，种满菊花和杨柳



偶尔有几声欢乐的鸟语
也不是在深夜
跨过十万里关山，那些绝地的火焰
每一个风口，都残存云朵的问候
那些被红尘误了的日月
冷却的容颜，像一只掠过祁连山的寒鸦
种下的声色，在栏外的青石板上
长成了千年的古道与长亭

今夜的北风，从衣袍渐瘦的绿洲
不断地吹来，吹过的山坳
是将军梦中抵达的江山
那翻山越岭的马鞭，只剩下半寸枯枝
像将军手中的烟斗
在无边的沙场，忽忽忽忽地
冒着孤寂的青烟